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明珠緣
第四十八回 轉司馬少華納賂 貶鳳陽巨惡投環

詩曰： 循環天理自昭昭，何苦茫茫作獍梟。
慘結煙雲冤掩日，貴膺朱紫氣昂霄。
黨奸擬作千年調，陷正終歸三尺條。
金穴冰山在何處？也知報復不相饒。

話說魏監聽了李永貞之言，果結好徐應元。當日眼中那裡有他？如今便把他當為骨肉一般，稱他為徐爺，又送他許多珍寶，時常備盛筵請他。會見時又做出許多假小心奉承醜態來，道：「咱如今老邁了，做不得事，管不來機務了，不久也就要將監印廠印送與爺掌。咱只求個清淨所在，養老去了。爺是當今的壞臣上位，皇爺若問起咱時，煩爺道及咱這幾年來赤心為國，費了許多辛苦。如今老了，沒賬了，恐有人道咱有不是處，還求爺代咱遮蓋一二。」這徐應元當日隨在藩邸時，見忠賢那等橫行，卻也惱他；此時見他從前昂昂之氣不敢在他面前使，又如此卑躬屈節的奉承他，未免動了些憐憫之念。又受了他許多寶物，俱是自來未曾見過的，又動了貪心。那太監性兒是喜人奉承的，竟被他籠絡住了，便歡喜道：「魏爺說甚麼話？咱不過是皇爺的舊人，皇爺念咱平日勤勞，略看咱一眼兒，其實是個沒名目的官兒，全仗爺抬舉，諸事望爺指教，咱怎敢欺心占大？」兩人便打成一路了。

忠賢即於從龍恩典內，又把一個姪子蔭了錦衣衛指揮，一個兄弟蔭了錦衣衛千戶，後又上一老病不堪任事的本，辭廠印。他料皇上必不准辭；就准了，他在徐應元面前只說是我讓與他的，好做個人情，他必感激，果然竟不准辭，止著徐應元協辦。皇上不過要分他的權，不知他二人就是一個。他既調停了徐應元，托他在皇上前做耳目傳消息，分明是去了一個客巴巴，又有了一個客巴巴，他便放心，不怕人在皇上前說他的是非，依舊又囂張起來。這正是：

新看成六翻，依舊聲摩天。

再說崔呈秀，先見忠賢居攝之事不成，便懼禍不敢來親近，這些時見他又有些光景，便又捱身入來，假意安慰道：「問日的事到有八九分了，無奈那些閣臣作梗，孩兒正急於要進來計較，被他們冷言熱語的搶白得不能進來，真好機會錯過了。他們嘲笑孩兒，就如嘲笑爺一樣。孩兒也都訪得，要處治他們纔好。喜得明春考察在邇，這些科道部屬有自外轉來的，正要考察，權柄全在吏部，都察院、考功司、河南道這幾個緊要衙門，須早佈置幾個心腹，要驅除他們何難？」忠賢聽了，歡喜道：「二哥見識果然出眾。」二人依舊爺子相投。忠賢竟不由會推，就把呈秀轉補了兵部。呈秀有個兄弟名凝秀的，要升總兵。呈秀恐已到任後再升他，便恐事涉嫌疑，為人議論，先為他囑托，升了浙江的總兵。乃兄掌兵在內，兄弟總戎在外，真是王衍三窟。他一到兵部後，便招權納賄，又將吳司空如了宮保，倪文煥升了太常寺卿。

呈秀有個兒子崔鐸，本是膏粱子弟，也曾讀過幾句書，僥倖進了學，在順天鄉試揭曉時，又中了第二名鄉魁。此時哄動了一城下第的舉子，有的說：「他只做了三篇文字到中了，也是奇事。」有的道：「他二場已貼出過的，如何還得中？」有的道：「魏家時常送書子與主考，內簾官常管魏家的人參，這不是關節麼？不然何以二□四日折號，二□六日纔揭曉？停了兩日，都是為他。」紛紛揚揚的講，外邊也有要動本的，也有要用揭帖的。崔家只推不知，任那些趨奉的牽羊擔酒、簪花送禮的來慶賀。常例送旗匾之外，置錦帳對聯、照耀異常。他便大開筵宴，接待親友。不獨崔家炫耀，南京又中了周塚幸的兒子。時事一發可笑：

兩都徹棘育英纜，畫鼓鞞鞞虎榜開。

不為皇家網麟鳳，卻阿權貴錄駑駘。

崔呈秀做了兵部，便大開賄賂之門，公然懸價總兵、副將是多少，參、游是多少，用大天平兌銀子。一日，正與蕭靈犀在花園內小廳上打雙陸，呼么喝六的玩耍，丫頭來報導：「蕭舅爺來了。」呈秀叫請來見。那蕭惟中也戴頂方巾，搖擺進來，眼中看時，真個是化樂天宮。但見：

文梓雕樑，花梨裁檻。綠窗緊密，層層又障珠簾；素壁沓封，處處更糊白紵。雲母屏晶光奪目，大理榻皎潔宜人。紫檀架上，列許多詩文子史，果然□萬牙籤；沉香案頭，擺幾件鐘鼎彝彝，盡是千年古物，瑤琴名焦尾，弄作清聲；石硯出端溪，卻饒鵝眼。玉注落清泉，春雪般茶烹蟹眼；金炉飛小篆，淡雲般香裊龍涎。纖塵不到，只餘清景可人；半枕清幽，更有紅妝伴伴。

蕭惟中見了呈秀，行過禮，又與姐姐作了揖。呈秀道：「坐了。」惟中旁坐下。呈秀問道：「外邊可有甚麼事？」惟中道：「如今有個廣東的副將，要升總兵，出一萬兩。老爺肯作成小的，尋他幾兩用用。」呈秀道：「廣東是上好的缺，至少也得二萬金。」惟中道：「小的也正說少了些，先還要他三萬哩。他說此地沒處挪借，到任後再補五千罷。」呈秀道：「誰與他討欠帳。」惟中道：「他死生升降，總在老爺手中，他怎敢虛言？」呈秀道：「也罷，廣東的珠子好，再叫他再送三千兩銀子的珠子與你姐姐罷。」靈犀笑道：「那須這許多。」惟中道：「穿件汗衫兒也好。」呈秀道：「也罷，現的一萬，賒一萬，就選你去做個官，好代我討帳。」惟中道：「我不去，常言道：『少不入廣』。莫取一身廣貨來罷。若老爺肯抬舉，竟把我選到密雲，做個中軍罷。」呈秀道：「怎麼到要密雲？那裡現有人做著哩。」靈犀笑道：「想是你受過邊軍氣的，你要去報復麼？」惟中道：「姐姐分上，決不報復，只因向日在那裡落魄，如今要去燥燥皮，風騷風騷，做個衣錦榮歸。」呈秀不覺呵呵大笑道：「好個衣錦榮歸。」把個蕭靈犀羞得滿面皆紅。呈秀見他沒趣，恐他不快活，忙說道：「這是小事，不難，等我吩咐選司，把他升到別處去，讓與你。」丫頭捧桌盒酒來，一把金壺，三隻玉杯，三人吃了幾杯。惟中恐礙他們的興趣，便起身作別。又問：「廣東總兵之事如何？」呈秀道：「他若要升，不怕他不送銀子來。不賒，不賒。」惟中道：「還求老爺讓些，小的好撰他幾兩銀子做上任的使用。」惟中別去。

呈秀次日便囑選司硬把個密雲中軍都司楊如梗推升了去，將蕭惟中補出。那副將也送了銀子，越次升了總兵。呈秀又一單子推上了□幾個武職。兩衙門各官看他不得，有吏科給事楊所修道：「這廝三綱絕矣。背君父向闖奴，不奔母喪，貪圖富貴。前此不去，猶借口大工；今日還不去，難道又托言軍旅？我若發他的贓私，他便倚著冰山必來強辯。我只趕他回去終制，這也是天理人情，他也說不去。」遂上了一本，他還皮著臉不睬。到了□月，御史楊惟垣道：「這廝惡貫滿盈，豈可久據本兵，顛倒朝政？不若盡發他的罪惡，與他做一場，除得他去，不獨朝政肅清一二，並可挫魏闖一臂之氣。」便上一本道：

朝野望治方殷，權臣欺罔久著，謹據實直糾。以贊聖明更始之政事。崔呈秀立聲卑污，居身穢濁，上言大臣德政，律有明條，況在內臣。呈秀則首逢之而不知恥，賄賂公行，輦金鑽之者不止。一邱志充，而乃嫁禍於李思誠。河南掌察舊規，以素有名望資深者補之；呈秀必欲越□數，用其奸黨倪文煥。文煥在任報滿，然後具題。又未幾，推其弟崔凝秀為浙江總兵。豈有兄為本兵，而弟亦握兵於外者乎？蓋廠臣信呈秀為心腹，呈秀即藉廠臣以行奸私。朝廷之官爵，徒為呈秀充囊植黨之具。是皇上之臣子，皆為呈秀所壘幸威制之人，天下事真有不忍言者。乞正兩觀之誅，或薄示三禡之典；即不然，聽其回籍守制，亦不失桑榆之收。其次略如此。

這疏一上，呈秀纔著忙去求忠賢。此時皇上新政，亦欲優容以全大臣之體，遂批旨道：「奏內諸臣，俱經先帝簡擢，維垣敢於妄詆，本應重處。姑從寬免究。」

又有御史賈繼春，也上一疏道：

崔呈秀狐媚為生，狼貪成性，纔升司馬，復兼總憲。進階宮保，逞無忌而說事實官；家累百萬，娶娼妓而宣淫作穢。知有官而不知有母，思拜父而忍於背君。綱常廢弛，人禽莫辨。

這本連忠賢也劾在內。忠賢便央徐應元為他遮護。皇上批本時，見呈秀罪惡多端，遂著他回籍守制。禮科參對試卷，又參了他

兒子崔鐸，請革去舉人嚴勸。這件事便要株連多人，聖旨只著他覆試以辨真偽。

崔呈秀此時心緒如麻，正是沒興一齊來，也不去辭魏監，忙著人雇了幾輛車子，先把細軟與金銀裝回。後來見攻擊得緊，忙忙動身，便把帶不盡的金銀都埋在一間小房內，其衣物箱籠俱貼上封條，交與幾個家人看守，俟再來取。自己帶著夫人與一班侍妾出京。正是：

一朝已失相公威，頹馬長途落寞歸。
恨鎖雙蛾消淺黛，愁深兩淚濕征衣。
依依送別惟衰柳，隱隱追隨有落暉。
回憶當時離京邸，幾多朱紫拜旌旗。

纔出宅未遠，只見青鴉似的一簇人來圍住轎車。呈秀只道是各衙門差來送行的，誰知都是來倒賊的。那些人扯住家人嚷道：「事既不成，還我銀子再去。難道賴我的麼？」有的懸住道：「你如今既不做官，就該還我銀子，待我另尋別人。」呈秀只當不聞，叫催車馬前進。那些人一路跟著亂嚷，雖未盡還，卻也退了一半纔去。

後又有個工部主事陸澄源，上疏開陳四款，直提時事道：

一曰正士習。台省不聞諫諍，惟以稱功誦德為事。一曰劾奸邪。崔呈秀強顏拜父，安心背母。一曰安民生。宜罷立械之法，緝事當歸五城。一曰足國用。省事不若省工，今各處俱立生祠，是以有用之財靡無用之費。

皇上覽奏，明知是他說得是，只因先帝升遐未久，不忍即處忠賢，恐其太驟。便批旨道：「陸澄源新進小臣，出位多言，本當交部議處，姑加恩寬免。」

那賈繼春又上一本，更加利害，開列八條道：

一曰保聖躬。食息起居之際，時存睥睨非意之防。深闈邃密之中，亦懷跬步弗緩之念。一曰正體統。善則歸君，人臣之職。今有事則歸重廠臣，正食不下嚥之時，章奏猶稱上公。一曰重爵祿。黃口稚子，不應坐膺公侯。一曰教名義。假以親父之稱，何以施顏面於人間。一曰課職業。門戶封畛，不可不破；奈何不問枉直，以憑空渾號為飾怒之題。一曰罷祠賞。生祠廣建，貽笑千秋，撤以還官，芳徽萬世。一曰開言路。高墉可射，不當袖手旁觀。一曰矜廢臣。先帝創懲頗僻，原非阻其自新。

這八款，竟把忠賢平日所為都說盡了。

又有個主事錢元愨，直將古來大奸大惡比擬他，也上一本道：

稱功誦德，遍滿天下，幾如王莽之亂行符命；列爵之等，異於乳臭，幾如梁翼之一門五侯。遍列私人，分置要津，幾如王衍之狡兔三窟；輿珍輦玉，藏積肅寧，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。動輒傳旨，鉗封百僚，幾如趙高之指鹿為馬；誅勦士類，傷殘元氣，幾如節甫之鉤黨連重。陰養死士，陳兵自衛，幾如桓溫之複壁置人；廣開告訴，道路側目，幾如則天之羅織忠良。乞貸以不死，勒歸私宅。魏良卿等宜速令解組歸回。以告奸得壞之張體乾，夫頭乘轎之張凌雲，委官開棍之陳大同，長子田爾耕，契友白太始、張小山等，或行誅戮，或行放逐。

此疏劾忠賢，款款皆真，疏語更狠。那班黨羽呆純夫、李夔龍、田吉、倪文煥、田爾耕、許顯純、崔應元、楊寰、孫雲鶴等，凡掛彈章的，都來告病乞休，自陳不職求罷。本下，俱批准回籍。平日佈置的私人去了一空。

忠賢見遭人彈劾，就該辭印。他又怕失了勢，從前任用許多心機，終日自己怨恨一場，想起先帝的恩來，又哭一回，一日到有半日睡覺。外面人見攻他不去，又有浙江嘉興府貢生錢嘉徵，論他罪，自本到通政司來投。通政呂圖南見他奏疏違了式，不敢上，他就劾呂通政附權黨惡，逼得呂圖南具本申辨道：「臣職司封駁，因疏款違式，故未敢上。即如忠賢盛時，狂生陸萬齡疏為忠賢建祠於國學，李映日比忠賢為周公，曾經停擱，臣豈立異於盛時，而黨惡於既衰。」並二疏一齊封上。奉旨：「魏忠賢之事，廷臣自有公論，朕心亦有獨斷，青衫小儒不諳規矩，本當斥革重究，姑加恩寬免。」又於呂通政本上批道：「陸萬齡、李映日故為何附，俱著三法司嚴審定罪；各處生祠俱著即行拆毀。」旨下，忠賢怎不寒心？沒奈何？只得題了個老病不堪任事的本，辭印。旨下，批道：「准辭。著開住私宅。」

忠賢只得交了印，辭了皇上並大行皇帝靈，退居私宅。想起當日興頭時，要這一日何其艱難；今日失之，何等容易！當權時，今日打關節，明日報緝捕；今日送本來看，明日來領稟擬！今日人送禮，明日人拜見，何等熱鬧！到此時，連劉、李並幾個掌家，因無事也來得稀了，乾兒子們一個也不來了。自知局面已更，料得封爵難守，再等人論時便沒趣了，遂題一個世爵承命未收的本，辭封爵。批旨道：「先帝舊賞優隆，爾今退歸私宅，控辭具見誠懇，准將公爵改為錦衣衛指揮，侯爵改為錦衣衛同知，伯爵改為錦衣衛僉事。該部知道。」忠賢沒奈何，只得將誥券、田宅等繳進。好笑那些麟袍玉帶，今日都改為金帶虎豹補服。忠賢心中好不煩悶，面上好不惶恐。豈知後來連一頂紗帽也不能保全，正是：

村夫只合去為農，妄欲分茅拜上公。
敬器已盈難守貴，則銷則刻片時中。

當日把那班開住的官員，硬行冠奪不了，又要拿問，都是他陷害的。如今窮凶極惡，種種有憑，事事俱實，漸漸一節一節的來了。

又有禮科給事呆宏業等上疏。有的攻崔、田、許、倪等，攻擊無虛日，總說他們是鷹犬，忠賢為虎狼醜禍之首。論罪者不約而同。皇上見上本的大半是論他們的，於是細詢內外，他逼死貴妃，擅冠成妃，甚至搖動中宮，事事有據；參之奏章，謫出言官，剝奪大臣，濫殺忠良，件件不誣；分佈心腹，剋扣兵糧，結交文武，把持要津，那一件不實？到先帝彌歎之際，連傳聖旨，兩據侯封。便赫然震怒，要行處分。便批旨道：「魏忠賢著內侍劉應選、鄭帳升，押發鳳陽安置，崔呈秀等著鎖解來京，法司嚴審定擬。」內裡徐應元，一來倚著是從龍舊臣，二者感激忠賢奉承他，又因忠賢不時著人求，又憐他，便在皇上面前為他分解。被皇上看破他與忠賢通氣，於是天顏震怒，當將徐應元打了一百棍，也發往南京安置。這正是：

聖明炳炳振王靈，瞬息奸雄散若萍。
何物妄思回主聽，等閒枯朽碎雷霆。

忠賢得旨，忙把私宅中金銀珠寶收拾了四餘車，並家下喂養的膘壯馬匹數百頭，選了蓄養的壯丁數百人，各帶短刀與弓箭，押著車輛，將那帶不盡的家私，都分散與門下眾內官。又送些與侯家做憶念。與李永貞、劉若愚等說了半夜，慟哭一場道：「咱兄弟們自幼相交，富貴與共，不知此去可有相會之日？」眾人哭個不止。此時，二四監局見處了徐應元，就要來送的都怕惹出禍來，就是平日受過他恩壞的，也不敢來，連禮也不送，可見人情世態了。止有客巴巴攜酒來送行，兄弟又哭了一場。冷冷清清，只有李、劉二人相送，李朝欽跟隨。只得向闕嗑頭謝恩，見三殿巍峨，歎道：「咱也不知結了多少怨，方得成功，好不忍離！」不知灑了多少淚，歎了多少氣。

出得朝來，當日那個敢不迴避，如今莫說是官員，就連百姓知道是他，反打著牲口衝來。有一班小孩子，拾起磚塊向他轎子上亂打。就是外路客人，也道：「這是魏忠賢？怎麼不剮他，到放他出去？便宜這狗攬的了。」有的道：「你不要忙，少不得還要拿他回來，在菜市口碎剮他哩。」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忠賢一路都聽得不耐煩，惟有忍氣吞聲的出城來。見向時孫如冽建的生祠，拆得敗壁殘垣，好生傷感。劉、李等送至三里，三人執手大哭而別。正是：

當年結義始垂髫，今日臨歧鬢髮凋。
悵望南雲鴻雁斷，可憐身世類蓬漂。

忠賢離了京，一路上心中悵悵，再不見龍樓鳳閣。快活的是脫了虎穴龍潭，一路上雖無官吏迎送，也還有一班部下的亡命簇

擁，意氣還不岑寂，行李尚不蕭條。

不日來到阜城縣界，去府不過二□里，只見後面遠遠的來了四個人，騎著馬趕來，就像是番子手的模樣，來到轎前。忠賢不知甚麼事，吃了一驚。只見一個跳下馬，向忠賢磕了個頭，起來走向耳邊說了幾句，跳上馬四人如飛而去。忠賢在轎中兩淚交流。李朝欽不知為何事，打馬趕到轎前，見忠賢流淚，已知不妙，便低低問：「是何事？」忠賢道：「皇上著官校來就解到鳳陽，還不許你們跟隨哩！」朝欽聽了，也淚如雨下。忠賢道：「且莫聲張，依舊趕路。」一路來不敢投驛。

是日，下了店，吃些酒飯，各自歸房。忠賢對朝欽道：「前日處了徐應元，我也知沒有倚傍，立腳不住了，也只說打發到鳳陽來，到也得閒散，隨身有些金珠寶玩，料也不得窮，不意這些狗官放不過我，終日上本，激惱了皇上，纔差官校來扭解的。這局面漸漸的不好了，再遲遲還要來拿夫勘問哩。那時要夾打就夾打，要殺就殺，豈不被人恥笑？我想不若趁此官校尚未到時，早尋個自盡到也乾淨。這總因我當日做的事原過當了些，也是我的報應！都不干你們的事，人也不找你，你可把我行李中金珠寶玩帶些，遠去逃生罷。」朝欽哭道：「孩子是爺心腹的人，蒙爺抬舉，富貴同享，要死與爺同死，再無別意。」二人哭說了半夜，換了一身新衣服，等到人靜時，抱頭痛哭一場，相與投環而死。

眾人見他們不噴聲，只道是睡熟了。直到天明時，劉、鄭二人起來催他們起身，叫之不應，推開門，只見雙雙吊掛在樑上，氣已絕了。有人歎他道：

左手旋乾右轉坤，移山倒海語如綸。

高懸富貴收彪虎，廣布鉗羅害鳳麟。

六貴聲名皆草莽，三侯簪紱總埃塵。

阜城忽斷南來路，空有遊魂伴野磷。

這正是：

萬事已隨三寸盡，千鈞忽斷一絲輕。

畢竟不知忠賢死後又是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